

疫情之下，一個男人決定將亡妻的骨灰帶回家

拖着紅色行李箱，黃建才祇知悶頭往前走。

箱子裏裝的是亡妻殷桃香的骨灰，這個60歲的男人，此刻走在上海空蕩蕩的街頭，想起32年前，帶着還未完婚的妻子，來上海買東西的場景。東西買完，他們就回家結婚。

而現在，一切都結束了。兩個月前，妻子帶着這個箱子，從江蘇常州來上海化療，5月6日，妻子經搶救無效，病逝于此。

當務之急，黃建才想盡快把妻子帶回家去，“不能讓她一直在外面漂着。”

疫情之下，上海虹橋站每天祇有一班車能到常州，一票難求。但黃建才顧不了這些，總不能一直等着，先到車站再說。

5月7日這天，下午一點，黃建才拖着這只行李箱，徒步7個多小時，20多公裏，從老閔行走到虹橋火車站。

一路上，按照常州當地的習俗，逢橋遇水，他便在心裏說，殷桃香，哥哥帶你回家。

車站

見到黃建才的時候是5月8日下午三點多，他仰面躺在虹橋火車站的站外，皺着眉頭睡覺。身邊豎着一個紅色行李箱，還躺着一個黑色行李箱和幾個小包。他頭髮短而白，臉上有曬紅的痕跡。

記者想走近看看他的情況，却不小心把他吵醒了。他手從衣擺下伸進去，一邊抓撓身體，一邊掏出一張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書問道，我買不到票，但我想帶老婆回家，江蘇常州。

黃建才指指邊上的行李箱說，我老婆在這兒。

疫情下，上海虹橋站每日可出發的旅客約為1100人次，不少旅客都是提前很多天搶票。而從上海到江蘇常州，眼下一天僅一班車，發車時間是16:36。

在5月7日領到妻子的骨灰後，黃建才一刻不想停，當下就決定帶妻子回家。疫情下，他沒能叫到去虹橋站的車，也不懂怎麼搶票，就把搶票的任務交給兒子、兒媳、侄女等，自己直接動身，從位於老閔行的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閔行分院，一路走向虹橋火車站。

地圖顯示，這一路24公裏左右，步行約需5個多小時。但黃建才不認識路，也不太會用導航。他是跟着上海朋友的指示，邊走邊問的。途中，他吃了2個梨，3個橘

子，1塊鍋巴和2瓶水，晚上八點鐘才到。

一路上，黃建才緊緊抓着行李箱的把手。他不覺得多累，但是心疼妻子的情緒很濃。“我不想讓她留在外面。”他擔心紅色行李箱的輪子被磨平，但又無計可施。他這一路幾乎沒有停下，祇有在碰到過橋的時候，會放慢一點腳步。

在黃建才和妻子的故鄉有一種說法，亡靈自己過不了橋，要喊名字帶着過橋。“不然她不認識路，要跑丟掉。”

記不得有多少回了。每一次逢水過橋，黃建才就在心裏一遍遍地說，殷桃香，你跟我走，我帶你回去，我太擔心妻子丟了。

“我不可能丟下她。我不能讓她留在外面。”黃建才重復了很多次。

亡妻

在腫瘤醫院治療期間，殷桃香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，5月4日後陷入昏迷狀態。黃建才隱隱覺得，這一次，妻子可能真的挺不過了。

5月6日早晨，他像往常一樣摸了摸妻子的腳，一片冰涼，心裏有了些許判斷。按照習俗，他給彌留之際的妻子穿上了新衣服，粉色的，妻子喜歡。

5月6日下午五時許，殷桃香搶救無效，宣告死亡。

殷桃香靜靜地躺在病床上，白色的布單蒙上了她的臉。起先，同一個病房中有3位病友3位家屬，如今另兩位病友都已陸續回家。5月6日的傍晚，房間裏祇剩下黃建才和停止了呼吸的妻子。

殷桃香的身體還有一些軟，有一點點餘溫。黃建才不想妻子被這樣帶走，她看起來真不像一位逝者。

他把妻子臉上的白布掀下來，露出她的臉——看起來沒有太多的異樣。他下意識地摸摸妻子的臉，再摸摸手，摸摸腳。他心裏一點也不怕，這是他最熟悉的人。

黃建才沒有第一時間給殯儀館打電話。直到下午七八點，天黑下來了，妻子的體溫跟着氣溫一同下降。他撥打了殯儀館的電話，要對方第二天早上來接。

晚上十點，和之前一樣，他靠在妻子的床邊睡着了。早上是被嘈嘈切切的鳥鳴聲驚醒的，老閔行是個老街區，道邊有梧桐樹，上海疫情下街上的人不多，鳥鳴顯得清晰。

殯儀館的車輛帶走了殷桃香和她的隨身衣物。黃建才收拾了一下，開始聯系去虹橋火車站的車

輛。下午一時許，他在醫院門口等到了那個骨灰盒，三十餘年的枕邊人成了一捧骨灰。

他特意留下一個行李箱，其他東西都跟着妻子火化了。他想得很清楚，捧着妻子的骨灰在街上走會惹人害怕，他要把妻子的骨灰盒放進行李箱帶回去，無論有多難。

醫院門口，他在心裏輕輕對行李箱裏的妻子說：妹妹，哥哥帶你回家。

病房

2020年，殷桃香被確診淋巴瘤。從那時起，從常州到南京，再到上海，有時是黃建才，有時是兒子，帶着殷桃香求醫問藥。

2022年3月10日，兒子照例帶着殷桃香來上海進行新一輪的化療。祇是趕巧到了新茶上市的時節，家裏做茶葉生意，忙得走不開人。一家人商量了下來，便留殷桃香獨自一人在上海。黃建才說，妻子把生意看得比什麼都重。

他後來總是後悔。3月10日，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1例和無癥狀感染者64例。而這個數字在未來不斷上升，總數逐漸達到幾十萬例。與此同時，整個上海的醫療系統、交通出行都受到影響。

在醫院總歸是安全的，黃建才這樣想。直到4月16日一大早，黃建才兒子收到醫院打來的電話，殷桃香病情突然惡化。

黃建才決定立馬去上海，內心想着最壞的打算。聽說上海物資不好買，趕在坐高鐵前，他為妻子買了兩身新衣服——萬一這次妻子真的不能回來，需要準備這些。16日八點多，常州沒有幾家開門的小店，他兜兜轉轉找到了一個開門的商場店鋪，買下了兩套春裝——這些年，妻子喜歡紅色的、嫩色的衣服，他特意挑了一套粉紅色的。

在病房裏，黃建才陪伴妻子度過她生命中的最後的二十天。黃建才一般不允許妻子看手機，擔心太耗費她精力，除了一種情況——兒子、孫子給她打視頻電話。小孫子帥帥15個月大，剛會走路，奶聲奶氣地喊“阿奶”，殷桃香聽着很高興。小帥帥也很聰敏，喜歡在爺爺身上鬧騰、扒拉，換到奶奶邊上，則安安靜靜地待着。

有一次，孫子給病房的奶奶打視頻，黃建才心裏一動，喊同病房的家屬幫忙，給孫子和妻子按下了一張同框的視頻截圖。他想這張截圖會一直保存下來，這是他留給

還不記事的孫子，與奶奶特殊的紀念。

黃建才不是不想帶妻子回去，但車票難買，兒子過不來，他又總指望她能好起來，囑咐個地帶她回去。種種心情交織，黃建才時常感覺心疼又愧疚，一次脫口喊了她妹妹——他從未這麼叫過她。殷桃香有點驚訝，但看起來是喜歡這個稱呼的。

那之後，他經常喊她妹妹。

半生

思念在深夜噴涌，黃建才回憶着與殷桃香這半生的故事。

第一次見到殷桃香是在1988年的冬天，媒人給他倆說親，殷桃香個子高挑，有1米67，長得也漂亮，站在親戚家的堂屋裏朝他笑。

黃建才也相過好幾次親，但都是看看就溜掉了。但見到殷桃香第一眼，黃建才便喜歡上了。沒過兩三天，就約着殷桃香去看電影。黃建才長相不如殷桃香，但工作好，當過5年兵，退役後被分到縣城的糖烟酒公司，是當時一家很知名的國企。兩人便從各自宿舍出來，開始了第一次約會。

黃建才覺得自己是個不太浪漫的人，看過的電影記不住，沒送過什麼禮物，嘴還笨，但殷桃香沒怪過他。

1990年1月18日，農曆臘月二十二，後一天就是北方的小年。這是黃建才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日子，他與殷桃香結婚了。

婚期特地選擇年關，那時同事、親戚朋友都放了假，來得人很多。為了這次婚禮，家裏配置了冰箱、彩電、縫紉機等，花了一萬多塊，在當時很是風光。

一片熱鬧聲中，殷桃香從樓上下來，穿着一套紅衣，戴着頭紗，化了好看的妝，黃建才說“漂亮得認不出來”。此後他們兩次搬家，很多老物件都沒了，但婚禮當天的頭紗和殷桃香親手鉤的花，都還小心翼翼地保留着，黃建才知道這些東西有着重要意義。

結婚那天，他們去照相館拍了結婚照，屬於兩人的幸福時刻在上世紀八十與九十年代之交定格。那一年，黃建才27歲，殷桃香26歲。

之後，他們有了兒子，取名黃達，喻意飛黃騰達；過了千禧年，國企改革下工人紛紛下崗，黃建才便和殷桃香一起琢磨着做點生意。

2008年，兩人白手起家，開店做起茶葉批發，黃建才主外，經常天南海北地進貨、出貨，殷桃香則留在常州，照顧店裏生意。她精明

能幹，見什麼人說什麼話，天生是幹生意的，黃建才說她長了張會“騙人”的嘴。

“我對不起你”，殷桃香去世後，黃建才在心中反復地道歉。為了家裏的生意，妻子操勞了半輩子，沒有好好帶她出去玩過。沒坐過飛機，高鐵也沒做幾次，前幾年，她說想去北京看看，但手裏的生意放不下來。黃建才“罵”她，告訴她“錢多一點少一點無所謂”，但殷桃香不聽，總不願放手。

“現在沒辦法了，她已經先走了。”黃建才說。

回家

上海曾是黃建才的“開心地”。黃建才記得，結婚前兩天，他帶着殷桃香來過一次上海，主要是為了結婚買些東西。

兩人是坐車來的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車不太好，路也不太好，從常州到上海300公裏的路程，要花六、七個小時，路上還要停下來吃頓飯。車慢慢地開，殷桃香頭靠着黃建才，第一次來到家鄉人都說是大城市的上海。

他們去了南京路，逛了上海的大商場，26歲的女孩，走到哪裏眼裏都是新奇和喜歡，買了很多小物件，碗、杯子等等。

“這個時候我很開心，她也很开心，”黃建才說。

但經歷了妻子病危、離世、火化，這裏又成了黃建才的傷心地。

時間回到2022年5月7日。

晚上七八點，到了虹橋火車站附近，黃建才找了一圈，終於在晚上十點找到了一個半室內的場所，有燈，風小，可以暫時歇腳。他拿紅色行李箱靠着身體，不安穩地睡了一個晚上。這一天不可能有車帶他回家了。

5月8日早上，黃建才還沒搶到票，他嘗試搭到一部車，想去青浦跨過道口回家，沒能實現。不幸中的萬幸，到了當日下午四點前後，侄女替他搶到了票。下午五點四十分左右，他帶着妻子的骨灰盒，站在了常州的土地上。兩個小時後，他將這只一路顛簸的箱子通過隔離酒店交給了兒子。

行李箱脫手的一瞬間，黃建才心裏說，妹妹，兒子來接你了。

接下來，兒子會把殷桃香的骨灰帶到老家。家人們在那裏備下了墓地，親人們會來吊唁。

黃建才不能參與這些，但他心裏很安定——把妻子帶回家，他做到了。



天使中醫診所

Angel Holistic Acupuncture

治療範圍：

- 1、急/慢性頸，肩，腰，頭痛，胃痛等各種痛症，交通事故引起的後遺症，運動損傷。
- 2、失眠，便秘，腸易激綜合症(IBS)，消化道疾病。
- 3、婦科疾病，不育不孕。
- 4、季節性過敏，青春痘，疲勞綜合症，放化療術後調理。
- 5、針灸減肥。



天使電話：(703)273-3102

地址：10400 Eaton pl, suite 102, Fairfax, VA 22030
Email address: angelholisticacupuncture07@gmail.com
診所網站: www.angelolisticacupuncture.com

刘何萍
OM, L.Ac

擅長針灸、定制中藥配方

畢業于成都中醫藥大學
17年醫院、診所專業技能操作，
臨床經驗豐富，
擅長綜合、多方式整體治療和中藥調理，
促使機體平衡，康復。